

养一斋集

養一齋集

序

廿二年三月歸吳興李次九

古今作詩者類喜言詩顧言詩非知本不可不知本則一口舌之巧盡之雖享盛名樹壇坫出新奇博麗之說震眩天下然自識者觀之詩之害而已矣何則詩之本教將以美天下之風俗也末世視為口舌間物豈不謬哉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而深惡巧言之害仁蓋自宋以來之言詩者其有得於三百篇立言之義而不犯巧言之訶者罕矣嗚呼風俗之逮古與否言詩者亦與有責焉惜乎人之自卑自狹為文藝小巧用也山陽潘生

彥輔余典江南試首舉士也既又延之入都教余二子
與之居二年其於古今文辭靡不通而尤沈深於詩今
年夏出所著詩話就余是正余曰生之詩余未測其於
古人何如若言詩則知本教而戒巧言始能學詩矣生
年逾四十始登賢書再試春官不遇無民物之責然此
書所言於天下之風俗非無益也是即生之仁心及物
者與生而終不遇則已生而遇也其用此學詩之心實
被諸民物天下乃羣信生為能學詩之人而無空言之
譏也矣道光壬辰秋七月望長白鍾昌

序

道光己丑夏余交山陽潘子彥輔於京師讀其所著詩話若干卷作而歎曰是書非潘子一人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必公之天下爰刊而布之並為序曰詩教古矣詩話盛於後世大率騁其私見不推原古昔聖賢立教之本義其最下者乃敢用私意以阿其平昔繫援徵逐之徒而詩益不可問今潘子之書以三百篇為根本以孔門之言詩為準則揚扞列代至勝國而止近世門戶聲氣之習鉏而去之可謂公矣抑吾更有感

焉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是故人心正而詩教昌詩教
昌而世運泰浮囂恠僻纖淫之詩作而人心世運且受
其敝今潘子之書必求合於溫柔敦厚興觀羣怨之旨
是古今運會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特假潘子
之手以書之云爾潘子既不得私為一家言余交潘子
久於其言深有取焉亦非余之阿潘子也天下之公言
當與天下共傳之謹述刊布之意以質之天下之知言
者

道光丙申三月既望欽徐寶善

養一齋詩話目



卷一

計四十二則

卷二

計四十六則

卷三

計五十則

卷四

計三十四則

卷五

計二十六則

卷六

計二十五則

卷七

計二十六則

卷八

計二十一則

卷九

計二十七則

卷十

計二十八則

李杜詩話卷一

計二十二則

卷二

計十九則

卷三

計九則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養一齋詩話卷一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詩言志思無邪詩之能事畢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懼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己之私也雖然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詩物之不齊也言志無邪之旨權度也權度立而物之輕重長短不得遁矣言志無邪之旨立而詩之美惡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詩亦簡而易明者矣

言志者必自得無邪者不爲人是故古人之詩本之於

性天養之以經籍內無怵迫苟且之心外無夸張淺露
之狀天地之間風雲日月人情物態無往非吾詩之所
自出與之貫輸於無窮此卽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左右
逢原之說也不爲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爲人則不復
學詩搨管之先祇求勝人多作之後遂思傳世雖久而
成集閱之幾無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嘗學詩也分
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餽釘考古
之製窮工極巧瀾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
者詡能手誦者稱國工名家不能埽除餘子倚爲活計

紛紛籍籍皆孔子所謂爲人者也此烏得有自得之一
時使人一唱三歎諷尋不寘哉難者曰爲己自得聖學
也學詩必要諸聖不迂則僭曰子知詩宜辨雅俗乎曰
知之曰知之則無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謂雅者非
第詞之雅馴而已其作此詩之由必脫棄勢利而後謂
之雅也今種種鬪靡騁妍之詩皆趨勢弋利之心所流
露也詞縱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則詞亦不能掩矣不
雅由於爲人而不自得然則子欲畫雅俗之界舍爲己
自得之說又何從辨之三百篇漢人之詩委巷婦孺亦

廁其中彼豈嘗探討聖學者特其詩不爲人而自得故足傳誦耳子於此求之則知予非好作頭巾語矣不審乎此而震驚時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門戶無志無識終於苟焉耳何詩之可言

仕而不知爲人學而不知爲己本是通病何責於詩卽以詩論此病亦不起於一時西晉以降陸機謝靈運顏延年輩業已鬪靡騁妍求悅人而無真氣一千五百年來相沿相襲雖有超世復古之士不能盡滌悅人之念則亦不能盡洗鬪靡騁妍之詩而又何慨焉雖然傳之

愈久則正之愈難正之愈難則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
吾所以不量其力發憤抒詞甘受人之笑罵而不顧也
阿諛誹謗戲謔淫蕩夸詐邪誕之詩作而詩教熄故理
語不必入詩中詩境不可出理外謂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此禪宗之餘唾非風雅之正傳

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
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
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不學
三百篇則雖赫然成家要之纖瑣摹擬餽餽淺盡而已

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漢唐人不盡學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與三百篇之神理意境闇合而後可以感人而傳誦至今夫才高者尙可闇合而何不可學之有哉東坡先生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僕射如父兄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也王濟之曰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唐人詩尙有此意如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

興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風人之旨愚謂此類甚多皆三百篇可學之證也

後世詩學之卑或由見詩太少或由見詩太多少見不足論多見亦是病痛者蓋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纍纍半屬浮花浪藥而士之學詩以爭名者尤必多取時世能手之詩勤勤觀法故詩名愈速而詩格乃愈卑宋人詩曰男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博書之博無救於品之庸況博讀時人之詩哉亦相率爲庸而已矣

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